



哑哥

曾维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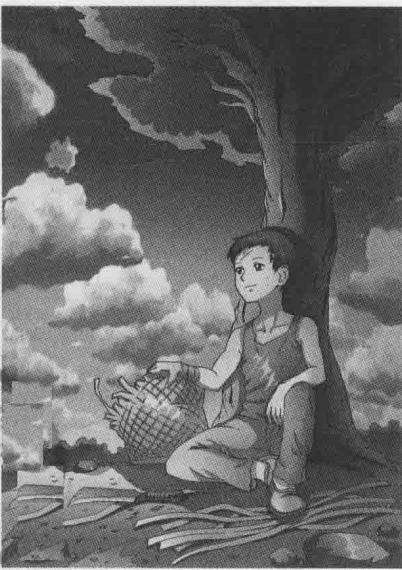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社之一



吆哥

曾维惠 著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哑哥 / 曾维惠著 . -- 重庆 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,
2017.3

(曾维惠儿童文学精品书系 · 小说篇)

ISBN 978-7-5621-8481-2

I . ①哑 … II . ①曾 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 - 短篇小说 -
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4662 号

哑哥

YAGE

曾维惠 著

责任编辑：杨佳宜

书籍设计：红十月工作室

插 图：野生绘画设计工作室

排 版：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· 黄金红

出版发行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重庆市北碚区

网址：<http://www.xscbs.com>

印 刷：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80mm × 910mm 1/16

字 数：120 千字

印 张：12

版 次：2017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621-8481-2

定 价：22.80 元

目 录

哑哥	001
等你，在蜡梅树下	014
那截树枝……	028
天堂花	054
我的房子不见了	071
豆娘轻轻飞	087
薰衣草，下一站花开	102
地铁1号线	116
青花瓷碎了	128
爸爸妈妈不在家	141
孩子，我还能陪伴你走多远？	174

哑 哥

哑哥，没有属于他的名字，也没有属于他的生日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。

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都管他叫哑哑，村里人管他叫哑巴，我管他叫哑哥。其实，一年前，我也是管哑哥叫哑巴。

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，他都听不见。

哑哥的脸上，没有什么表情。我所能看见的，只是额上那些纵横着的疤痕。这些疤痕里，藏着的是忧伤，还是别的什么？

1

听村里的人说，我的爸爸妈妈成亲多年，也没有能够生下一男半女。乡村有一种风俗，不生孩子的夫妇，抱养一个孩子后，很快就能生自己的孩子，这叫“压长”。

爷爷奶奶把一个讨饭的哑巴领回了家。爷爷奶奶说：如果爸爸妈妈不喜欢哑巴，等将来生了孩子以后，可以让哑巴继续

哑
哥

出去讨饭。如果爸爸妈妈喜欢上了哑巴，也不担心还有谁来和他们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，因为哑巴没有爸爸妈妈。

谁也不知道哑巴的年龄。哑巴进了这个家，就是进了蜜罐。这个家虽然不够富有，但还是能吃上一口饱饭，夜间也能睡到温暖的被窝。

哑巴虽然还是个孩子，但他很懂事，他的事情，从来不让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操心。他自己会做饭，会洗衣服，还会跟着大人到外面做农活儿。哑巴从来不知道累。早上，他会早早地起床，生火做饭。晚上，他会比大人更晚一点收活儿回家。

人们都说：爷爷奶奶捡了一个不需要付工钱的长工，哑巴也落进了蜜罐。

哑巴眼巧手也巧。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便喜欢守在爷爷身旁，盯着看爷爷编竹篾货。有一次，爷爷三天不见哑巴的身影，本以为他不喜欢这个家，又出去讨饭了。

第四天，哑巴提着几个竹编的背篓，回了家。或许，哑巴害怕爷爷不让他学习编竹篾货，又怕自己编得不好被人笑话，所以，他就待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偷偷地编。

爷爷拿起一个背篓，细细地打量着。爷爷的眼神，由不屑变为赞赏。哑巴剖出来的篾片，虽然不够均匀，编出来的背篓也小了点，但也青白分明，足够漂亮。

爷爷在哑巴的后背上拍了几下，说：“哑哑，有了这手艺，以后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也不会饿肚子。”



哑
哥



爷爷开始教哑巴编竹篾货。其实，爷爷也没有手把手地教，只不过是他在编的时候，哑巴就在一旁帮着递篾刀啊、篾片啊，做一些杂活儿。

渐渐地，哑巴练就了一手好本事：他动作麻利，编的竹篾货很漂亮，拿到市场上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

哑巴虽然聪明，但也老实。他总是把卖竹篾货的钱如实地交给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。

有一天，哑巴早早地卖完竹篾货回来，把一叠理得非常齐整的钱递给奶奶。这个时候还不到吃午饭的时间，奶奶摸了摸哑巴的头，说：“哑哑，累了吧，奶奶给你煮碗鸡蛋面。”

一碗喷喷香、热腾腾的鸡蛋面，摆在了哑巴面前。哑巴咽了几口口水，但他并没有狼吞虎咽地吃下这碗鸡蛋面，而是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小碗，分了半碗出来，递给奶奶。奶奶明白，哑巴的意思，是让她先把这半碗鸡蛋面吃了。奶奶也明白，如果她不吃下这半碗鸡蛋面，哑巴是不会吃的。

奶奶吃完了这半碗鸡蛋面，哑巴把剩下的半碗端到了后院。爷爷在后院编竹篾货。那个时候，还没有我，我没有亲眼看到爷爷是如何吃下那半碗鸡蛋面的。但是，我能想象到，那时候的爷爷，心里一定揣满了最朴素的幸福。

爸爸和妈妈一直不太喜欢哑巴，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把哑巴当成自己的孩子。

春天里，妈妈特别喜欢挎着一个竹篮子，到山坡上挖野葱。

野葱比家种的葱子要香，拌在辣椒里，能馋得人直流口水。妈妈把挖来的野葱一小束一小束地整理好，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能卖五毛钱一小束，卖得的钱，也可以用来补贴家用。

眼看春天就要到了，妈妈提着那个竹篮子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是该换了。”第二天，那个旧的竹篮子不见了，一个乖巧的新竹篮子，摆在妈妈的面前。

大家都知道，那是哑巴连夜编出来的。

这个春天，妈妈上山坡的脚步格外轻盈，挖野葱的心情也格外舒畅。

不过，爸爸还是不太喜欢哑巴，他想要的，是流淌着自己血液的孩子。

这些，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

2

不知道是应验了风俗，还是老天见这一家子盼子心切，在哑巴来到这个家的第五个年头，妈妈怀上了我。

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到了，妈妈腆着大肚子，挎着竹篮子，到山坡上去挖野葱。

在妈妈出门之前，爸爸说：“大着肚子，不方便，也不安全，就不要去挖了，也值不了几分钱。”

“我不是挖去卖，我挖来自己吃，放在辣椒里和饭吃，开胃。”妈妈执意要去。

山里的女人都不娇贵，就算是要生产的头一天，她们还会在田间地里忙活。只不过，爸爸妈妈成亲多年，才怀上了这一胎，多少会觉得有些金贵。

不过，妈妈还是挎着竹篮子，到山坡上去了。

谁也不知道，哑巴也跟去了。他远远地跟在妈妈的身后。

妈妈走后，爸爸便赶集去了。爷爷坐在后院编竹篾货，奶奶坐在屋檐下，缝着新生儿用的胎衣。突然，哑巴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他拉了拉爷爷的衣角，又扯了扯奶奶的衣角，示意让他们跟着他走。

爷爷奶奶在山坡上发现了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的妈妈。

“混蛋东西，肯定是你作的孽，故意把她推倒在地！”爷爷不问青红皂白，劈头盖脸地朝哑巴打去。哑巴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把妈妈送到了乡卫生院。

“都快要生了，怎么经得起摔啊！”妇产科的医生说。所幸的是，妈妈平安地生下了我，虽然不足月，但还算健康。

妈妈带着我回到家里，爸爸便问妈妈：“是不是哑巴把你推倒在地上的？”

妈妈没有说话。

“媳妇啊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是不是哑巴把你推倒在地上



的？”奶奶也来问妈妈，“如果是，我们便不会留这个没良心的东西。”

妈妈还是没有说话。

屋外的爷爷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：“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，我们养了你六年，供你吃供你穿，到头来，你还害人！看我怎么收拾你……”

爷爷一边咆哮一边举起篾刀，朝哑巴砍去。哑巴来不及躲闪，篾刀正好砍在他的额头上。

奶奶赶紧拉住爷爷：“老头子，不要弄出人命！”

“你以为你害没了我家亲生的闺女，你就成了我们家的宝贝了？你就可以独霸我们的家产了？你做梦去吧！”爸爸举着一根扁担从屋里出来，哑巴害怕了，他拔腿就跑。

就这样，哑巴离开了我们的家。

哑巴离开我们家以后，他并没有走远。他在附近的村子里，给人家编竹篾货。编一个竹篮子，人家给两个煮熟的咸鸭蛋；编一个背篓，人家给一顿饭吃；编一挑箩筐，人家给一件旧衣裳或一双袜子……

哑巴的家，在那个废旧的猪圈里。猪圈的主人外出打工了，锁了门，只有猪圈没有上锁。猪圈里有附近的人家堆放的一些稻草，冬天将就可以取暖。夏天，哑巴就睡在猪圈里的条石上，除了有蚊子叮咬外，那里应该比较凉快。

这些，也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

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都告诉我，不要靠近哑巴，哑巴不是好人。所以，我一直对哑巴有畏惧情绪。远远地看到哑巴来了，我便急急地逃跑，或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

有一次，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，却发现家门紧锁，便靠在门槛上，等着家人归来。可能因为在幼儿园玩得太累，也可能是等得太久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进入了梦乡……梦中，我看到了哑巴，他微笑着，比画着向我走来……我一惊，醒了。



我惊奇地发现，我的身上披着一件棉袄，我的手里握着两个咸鸭蛋。我认得这件棉袄，是哑巴穿过的。我下意识地嗅了嗅这棉袄，我以为它一定会有猪屎味儿、霉味儿、汗酸味儿。但是，我嗅到的是淡淡的肥皂香。

哑巴自从被爷爷领进我家后，他便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。而今，他虽然被赶出了我家，但他仍旧是一个讲卫生的哑巴。

手里的那两个咸鸭蛋，还有余温。我饿了，便在石头上敲破一个咸鸭蛋的蛋壳。我剥开一块破裂开来的蛋壳，然后用舌头舔了舔——咸咸的，又用鼻子闻了闻——香香的。

我剥光了一个咸鸭蛋，正准备往嘴里送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回来了。

“哑哑来过了？”奶奶捧起那件棉袄，四下里张望。

爷爷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咸鸭蛋，扔到了外面的地里，还说：“哑巴的东西你也敢吃？你不怕他药死你？”

爸爸也在一旁咒骂着：“该死的哑哑，要是让我碰上，非把他往死里打！”

妈妈站在一旁，没有说话。

他们都进屋了，我还愣在那里。我看见邻居家的小狗儿把那两个咸鸭蛋吃了，我想：“好吃狗儿，药死你。”

但是，几天后，我发现那只小狗儿还活着。我对爷爷说：“我看见狗儿吃了那两个咸鸭蛋，可是它没有被药死呢。”

“狗有七条命，命硬着呢，可不容易被药死。”爷爷一副

老江湖的模样，“人可就不一样了，吃了准死。”

爷爷的话，说得我打了个冷战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似乎只是一转眼，我就上小学了。哑巴离开我们家，已经六年了。他依旧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转来转去，帮人家编竹篾货，混几口饭吃。甚至还有人家雇哑巴十天半月的，让他编出许多竹篾货，然后那家人把这些竹篾货拉到集市上，卖个好价钱。

哑巴也只有眼睁睁地看别人用他的劳动来赚钱，因为他没有土地，没有属于自己的竹林。其实，哪怕是一小片竹林，也足以养活哑巴。

我去上学必须经过一道小河滩，如果遇上涨水季节，河滩的水猛涨，孩子们就得脱掉鞋，小心翼翼地，手牵手地过去。我发现，每到涨水的那些天，哑巴都会远远地看着我。我根本不敢一个人过河，我害怕哑巴在我过河的时候，推我一把，就像当年他把我的妈妈推倒在地上一样，把我推倒在小河滩里，让大水把我冲走。

我很害怕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。妈妈说：“哑巴不会做这样的事。”我反问妈妈：“那他当年为什么要故意推倒你？”

妈妈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

我和妈妈的对话，被爸爸听到了。第二天，爸爸便悄悄地跟在我身后，我在过小河的时候，哑巴便在不远处看着我。爸



爸从哑巴的后面蹿上去，一把抱住哑巴，把他按倒在地，抡起拳头，对他一顿痛打。

爸爸愤愤地走了，仿佛还不解气。我站在小河的对面，望着哑巴躺着的地方。哑巴一直没有站起身来，我害怕迟到，也害怕他爬起来报复我，便一溜小跑，朝学校跑去。

此后，不管是涨水季节，还是平日里，我们一家都没有看到过哑巴。听村里人说，哑巴有时候还会回到村子里，站在我家后院对着的小山坡上，朝我家看。

爷爷和爸爸都说：“要提防着他，怕他回来报复我们。”

奶奶说：“哑哑的心，也不至于那样狠毒吧？”

妈妈还是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

4

我上初中了。

哑巴，已渐渐模糊在我们一家人的记忆里。唯有奶奶偶尔会念叨一句：“唉，不知道哑哑怎么样了……”

从我家到学校，要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。特别难熬的是冬季，每天早上，我都是打着手电筒出发。晚上，如果遇上学校要做扫除或别的事耽搁，也得打着手电筒回家。只是，山里还

算太平，我也没遇上过什么事。如果太晚，爸爸或妈妈就会到半路来接我。

有一天，因为学校排练节目，我走得比较晚，刚出校门，天便黑了。冷风吹来，我打了个寒战。

一路上，我总感觉后背冰凉，心也揪得很紧，我走得很快。我很希望爸爸妈妈此时能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这样，我就不会再害怕。

我一直认为我的第六感官是很灵敏的，那一天发生的事情，便是充分的证明。我走进那片林子的时候，一个黑影挡住了我的去路，他伸出有力的大手，抓住我，使劲地把我往林子里拽。

“啊——”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除此之外，我再也喊不出什么来。我像一只受惊的小鸡，任由一只老鹰摆布。

就在我绝望的关头，我感觉那双有力的大手松开了，我睁开眼睛一看：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但我没看清楚他们的脸。我顾不得许多，转身便逃……

我不知所措地逃着，突然间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，我又一次吓得尖叫起来。

“是爸爸妈妈呀，你怎么吓成这样？”是爸爸和妈妈来接我了。

我在妈妈的怀里颤抖着。妈妈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，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……”

爸爸胆大，他打着手电，一路查看。在前面不远处，爸爸



哑

巴

·

·

发现了两个厮打在一起的人。爸爸的手电筒光扫过去，其中一个人便慌忙逃窜了。

“哑哑——”

哑巴坐在地上，满脸是血。但他还是不停地朝爸爸比画着。爸爸懂哑巴的意思，他在说：“那个人要欺负妹妹，被我赶跑了。妹妹没事吧？”

可是，爸爸不愿意相信哑巴，爸爸坚信：就是哑巴想欺负女儿！

“不会，他不会这样坏。”妈妈说。

“他不会这样坏？你忘了他推倒你的事了？幸好老天保佑，让你和女儿都平安无事。”爸爸说，“这家伙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”

妈妈没再说话，她不敢再看哑巴一眼。当时，我心中那恐怖的阴影还没有被驱散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爸爸又把哑巴揍了一顿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哑巴是躺在地上的。

事后，我告诉爸爸妈妈：最初有一个人想把我拽到林子里去，后来又出现一个人，那个人才松了手，我才得以逃脱。

爸爸一口咬定：“两个都不是好人，都是想欺负你！”

周末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奶奶说：“哑哑出名了，他到派出所举报了一个坏蛋。那个坏蛋总是等在黑地方，找机会欺负路过的女娃……可怜的哑哑，被那坏蛋打得满脸满身都是伤……”

爸爸没有说话，妈妈也没有说话。

我路过爸爸妈妈房间的时候，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

“我真不该打哑哑……”爸爸说。

“其实……那年……哑哑也没有推我……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……”妈妈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说是呢？”

“我想，有了自己的娃娃，就让哑哑离开吧……”

……

哑巴回来了，是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请回来的。他还是那样讲卫生，做事还是那样麻利，编出来的竹篾货还是那样漂亮。只是，他的脸上，多了许多疤痕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叫他哑哥。我知道，他听得见。

哑
哥

· 31 ·